



南宋韓四郎四克金牌 浙江省博物館藏



南宋張二郎四克金牌 浙江省博物館藏

## 繁華的臨安

### ——再現南宋金銀貨幣

李小萍

南宋是一個飽受戰亂動盪時期，在一百多年的統治中，只有孝宗中興時期是相對平安繁榮的。然而，從目前發現的金銀貨幣上看，其種類和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而且形態多樣。一九五五年湖北黃石市出土了銀錠二百九十二件，其中一百五十五件有銘文，這是南宋銀錠出土最集中的一次。一九五六年杭州火車站附近出土的六件一兩金錠是四九年後首次發現的南宋黃金貨幣。之後在浙江杭州、湖州、溫州、安徽六安、河南方城、

江蘇南京、溧陽、湖北黃石、蕪春、四川雙流等地都陸續出土南宋金銀貨幣。二〇一〇年十月，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藝紹興——南宋文物特展」中展出了六件出土於浙江杭州西湖大道的一兩「韓四郎」、「李六郎」金錠，兩件出土於湖州三天門宋墓的「霸頭裏角韓四郎」一兩金葉子（金箔）及一件出土於福建邵武故縣窖藏的「京銷錠銀趙宅」十二兩半銀錠，也是近五十年來各地陸續出土發現的一部分。這些看似尋常的南宋金銀貨

幣的背後卻隱藏了南宋京城臨安鑄造金銀及政府商民使用金銀的許多秘密，從商業經濟的角度印證了京城臨安的繁盛。

#### 南宋金銀貨幣的品種

目前出土發現的南宋黃金貨幣有大型金錠、一兩金錠、金葉子等數個品種。大型金錠有束腰型和直型二種，五十兩、二十五兩、十二兩半、十兩、六兩、三兩等幾種。有銘文和素面二類，銘文又有刻字和戳

記之分。成色有足金和九分金。一兩金錠有直型和束腰兩種，有銘文和無銘文。銘文有韓四郎十分金、李六郎十分金、陳二郎鐵線巷十分金、劉順造和十分金等十餘種。與一兩金錠對應的還有重量只有一兩金錠的十分之一的金牌，銘文有「韓四郎」、「張二郎」、「出門稅」等。金葉子是近十年來出土發現的新品種。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引自《居家必用

事類全集》記載，南宋金質貨幣中，還有一種叫金葉子的，或稱葉子金。但許多年來，一直是只見記載，不見實物，這些金葉子的發現，恰好證實的南宋確存在著這種黃金貨幣。金葉子係純金製成，薄如紙，形狀似書頁，上面鈐有「霸北裏角韓四郎」、「陳二郎鐵線巷」、「南王二郎」等戳記，與金錠、金牌上的銘文如出一轍。而且其重量是四十克，也與金錠的重量一致，合黃金一兩，同為南宋黃金貨幣家族中的一員。金錠金葉子金牌的銘文比較簡單，通常是有表示金的成色、金銀鋪名、工匠名及彰名店鋪的押記等。

南宋銀錠的形狀變化不大，有五十兩、二十五兩、十二兩半、六兩等，束腰形。但銘文卻大有差別，可以分為三類，一、用刀鑿刻的，文字內容較長，通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上供中央的稅銀和進奉銀。二、在加蓋戳記的銀錠上鈐刻用項的銘文。三、戳記，文字較短。通常有表示銀錠性質的「京銷錠銀」、「京銷細滲」。表示金銀鋪金銀匠名的「周王鋪」、

「趙孫宅」、「蘇宅」、「舊日韓陳張二郎」、「杜一郎」等。有表示金銀鋪位於地的「霸北街西」、「都稅務前」、「貓兒橋東」、「街東橋西」等。有表示成色的「滲銀」、「細滲」、「正滲」、「真花銀」等。有表示重量的「重五十兩」、「重二十五兩」、「重十二兩半」等。

#### 鑄造南宋金銀貨幣鋪席及業務範圍

砸刻在南宋金銀貨幣上那些若隱若顯的長方形戳記和長短不一的銘文，不僅顯示了鑄造該錠的名稱、金銀鋪名、金銀鋪主或金銀匠名、金銀鋪所在地名，還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又一個問題：鑄造這些金銀貨幣的金銀鋪是一個怎樣的鋪席？它在南宋時期承擔什麼樣的金銀業務？這些金銀鋪都位於京城臨安的什麼地方？這些金銀貨幣是如何使用的？

南宋定都臨安後，「四方之民雲集二浙」。城區人口的迅速增加，相對擴大了對各種消費品的需求，也促使臨安商業經濟的繁榮。由於城





南宋李六郎一兩金錠 長11.85-12.6、寬1.39-1.7公分 杭州歷史博物館藏



南宋韓四郎一兩金錠 長11.85-12.6、寬1.39-1.7公分 杭州歷史博物館藏



南宋武一郎一兩金錠 浙江省博物館藏



南宋石元鋪一兩金錠 浙江省博物館藏

引交易鋪。」同時還記述了臨安城各處的一些著名的金銀鋪名，如沈家張家金銀交引鋪、李博士橋鄧家金銀

鋪。由此可知，在京城臨安的御街南部五間樓北至官巷兩行有一百多家金銀鈔引交易鋪。金銀交引鋪已經是城

區擴大，店鋪增多，在臨安城的御街（今中山中路）形成了南、中、北三個商業鬧市區。城南商業中心是以皇

宮北邊和寧門外到朝天門外的清河坊一帶，這是南宋時新興的商業區，其緊鄰皇宮中央官署和貴族豪宅，有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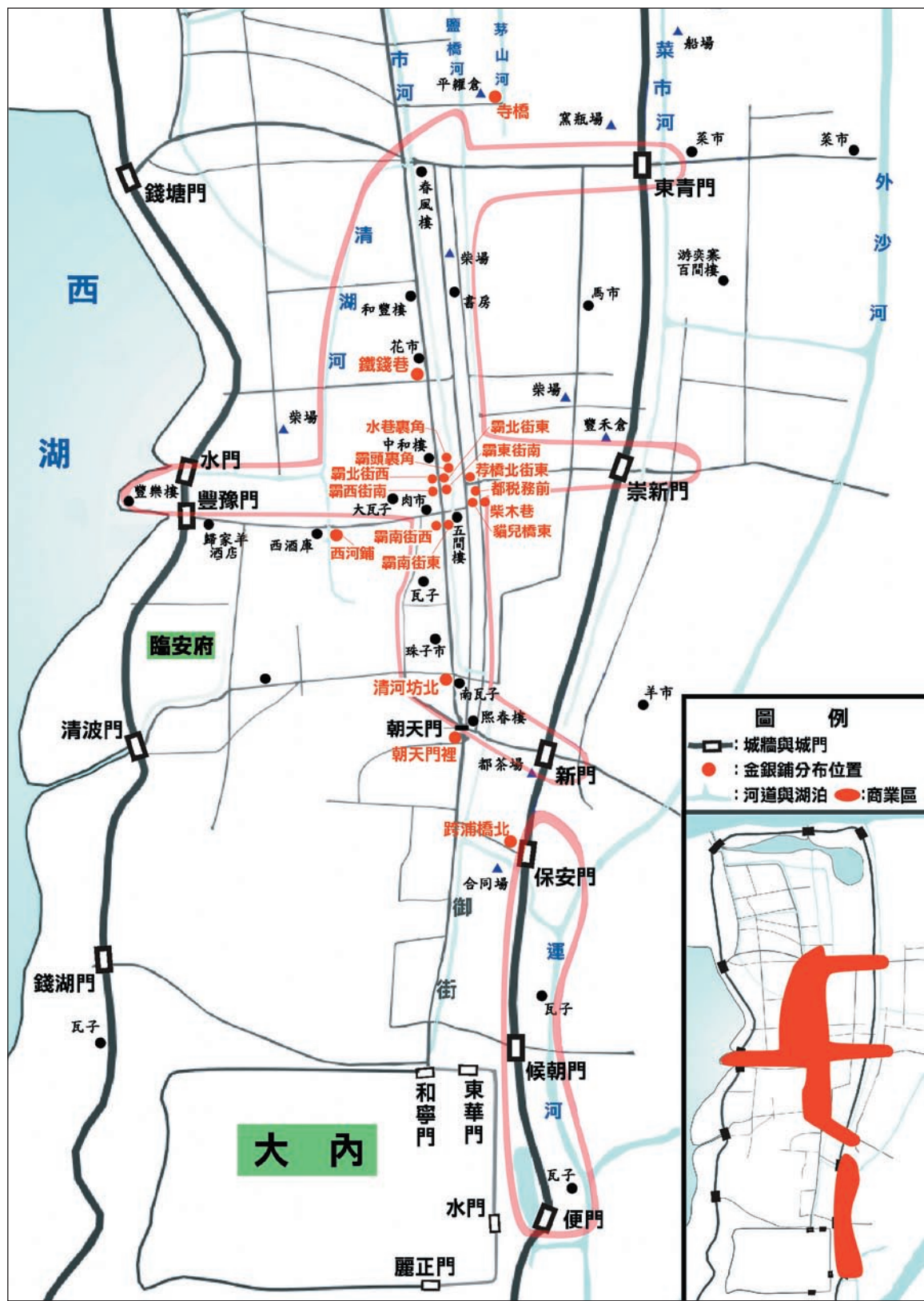
市中主要商業店鋪，並逐漸形成了行市。

南宋金銀交引鋪的經營範圍在保留前朝金銀鋪的各項業務的基礎上，新增了兌換政府專賣品鈔引的經營業務。也就是說其業務範圍主要有鈔引的買賣、金銀貨幣的買賣和兌換、金銀器飾及金銀錠等的打造等。

耐得翁《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三鋪席等文獻所記載的，金銀鈔引交易鋪內陳列著金銀和現錢，是準備兌換、算請鹽茶鈔引的：「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珠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由於這些「引」往往不能立即換成現錢，因此，有的就被商人出售。金銀交引鋪還承擔收購鹽茶鈔引的業務，低買高賣，從中牟利。而且這種鈔引買賣除了用銅錢交易外，還可以用金銀交易。《宋會要·食貨五》權貨務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十月二十五日條記載：「詔：客人願于行在送納現錢，或用金銀算請鈔引者，聽，仍令提領司措置受納，限日下給公據或合同，揭榜前去，令杭州本場，候到日下，

大的商品購買力。自官巷口到羊壩頭一帶，位於御街的中部，是臨安最繁華的商業中心，那裏諸行百市，樣樣齊全，大小店鋪，緊密相連。據吳自牧《夢梁錄》記載那裏有名的大店達一百二十餘家。城北的商業中心，是在棚橋到眾安橋、觀橋一帶。

在眾多的店鋪中，有一種特殊的店——金銀鹽鈔交引鋪。據耐得翁《都城紀勝》記載：「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御街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這裏記述了寧宗端平年間京城臨安（杭州）最繁華商業街上有百餘家金銀交引鋪。南宋末年吳自牧《夢梁錄》記錄了南宋臨安的風俗，包括藝文、建置、山川、市鎮、物產等許多方面。在其卷十三鋪席也記載了在御街兩行多為金銀交引鋪：「杭州大街，自和寧門權子外，一直至朝天門外清河坊。南至南瓦子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御（街）南，兩行多是金銀鈔



南宋臨安城金銀鋪坐落位置分佈圖 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林加豐繪製

算給鈔引」。這裏說的是商人攜帶金銀或現錢到杭州權貨務算請鈔引時的有關規定。即商人帶錢或金銀去杭州的權貨務算請鹽鈔，需由提領務場的監督官發給公據或合同，而這個公據



南宋霸頭「韓四郎十足金」裏角金葉子 湖州博物館藏



南宋南王二郎一兩金葉子（金箔） 浙江省博物館藏



南宋霸頭裏角韓四郎金葉子 浙江省博物館藏

或合同也是免稅的證書。免稅是爲了更多地吸引買賣鈔引的商人。而且金銀值大體積小，攜帶方便，是大宗鈔引交易的最佳貨幣。

南宋京城臨安工商業繁榮，百姓生活富裕。而政府在上供、徵稅、支付軍費、賑災、賞賜、官吏薪俸等多採用金銀，這勢必導致作爲貴金屬稱量貨幣的金銀大量流入民間。相對而

言白銀的使用更爲廣泛，人們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直接或間接使用白銀。由於民間使用金銀時多需要換成銅錢，因此，作爲兌換和買賣機構的金銀交引鋪就成了最佳交易場所。加藤繁（日）《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談到：「金銀鋪對於品位特別高貴的珍奇金銀評給特別的價格，對通常的金銀則視其金銀的品種重量按時價計算，再加以一定的手續費，然後換算錢幣。差不多近於機械的，不但錢幣如此，欲金兌換銀，銀兌換金的時

候，也是同樣的情形辦理。」

宋代國家財政收入主要是通過田賦、徭役、地方的上供、政府控制的專賣品收入、各項賦稅完成的。而這些財富有很大一部分是折成金銀上供朝廷，這就促使京城以及外省的金銀鋪業迅速發展，大量打造金銀錠等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夢梁錄》中的「諸作打及爐鑄」和《都城紀勝》中的「並諸作匠爐鑄」就是講的金銀打造。「諸作匠」意爲有好幾個打造工廠和工匠，「及」即鑲，指的是金銀雕刻，「鑄」即風箱，是打造金銀器

南宋柴木巷丁三郎二十五兩銀錠  
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霸西街南京銷錠銀循州上貢銀十二兩半銀錠  
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蠶桑家肥花銀五十兩銀錠  
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貓兒橋東京銷錠銀 吳二郎二十五兩銀錠  
浙江省博物館藏

飾和金銀貨幣時不可缺少的用具。這說明金銀鋪設置工廠打造金銀器飾及金銀貨幣是金銀鋪的重要業務之一。同時，近年來南宋金銀錠的大量發現，也證實了金銀鋪打造金銀錠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業務。

### 南宋金銀貨幣的銘文涵義

南宋金銀貨幣中，特別是臨安金銀交引鋪鑄造的金銀貨幣上大多都砸有戳記。內容主要有「京銷錠銀」或「京銷銀」、重量、金銀鋪名、金銀鋪主人或金銀匠名，與之相伴的還有臨安的街巷名，橋名和街區方位名的戳記，顯示該金銀鋪坐落於該地。現已經發現有霸北街西、霸北街東、霸南街西、霸南街東、霸東街南、霸西、市西、鐵線巷、柴木巷、水巷裏角、貓兒橋東、跨浦橋北、朝天門裏、清河坊北、都稅務前、霸頭裏角、街東橋西、街東西等地名。

「霸頭」是臨安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地名。又稱壩頭，因遠古時此處是江海壩頭而得名。霸頭位於御街的中段市西坊一帶，是最繁華的商業

河流經坊西，有橋三座，又稱三橋街。是臨安店鋪最密集的鬧市區，名店林立。《夢梁錄》記載坊內有沈家金銀交引鋪，張家金銀交引鋪等。臨安著名遊樂場——大瓦的所在地。有「霸西王二郎」和「霸西陸宅」等戳記出現在銀錠上。

街區。《文藝復興——南宋文物特展》中兩件湖州出土金葉子上四角戳記即為「霸頭裏角」，中間銘文「韓四郎」為金銀鋪主或匠名，顯示鑄造該金葉子的金銀鋪在霸頭裏角，位於該區域的賢福坊裏。此外，我們在銀錠上大量看到的有霸北街西、霸北街東等地名。經過考證，可以大致瞭解這些地名以及與之相伴出現的金銀鋪大致的位置：霸北街西，意思是霸頭的北面，御街的西面。大致的方位是在

修義坊內。修義坊在市西坊北，西通將軍橋，俗稱菱椒巷，是南宋臨安府肉市所在地，有肉市巷之名。臨安著名的遊藝場——大瓦所在地。與霸北街西戳記相伴的有韓宅、曹宅、蘇宅韓五郎、舊日蘇韓張二郎等戳記，同時在一個銀錠上出現顯示霸北街西這個地區有韓宅、曹宅、蘇宅韓五郎、舊日蘇韓張二郎等金銀交引鋪。霸北街東，霸頭的北面，御街的東面。其方位大致是在御街東面的賢福坊和蘭陵坊之間。賢福坊，位於御街東，和市西坊相對，俗稱壩東巷。蘭陵坊，位於御街東，賢福坊北，宋時叫水巷，坊前有一橋，名水巷橋，橋畔商店雲集，這裏的金銀鋪

柴木巷，位於御街東，常慶坊東北有柴塚橋，橋下是臨安最大的柴木交易市場。又稱柴木巷。柴木巷裏有「丁三郎」的金銀鋪。水巷裏角，位於蘭陵坊，位於御街東，賢福坊北，宋時叫水巷，坊前有一橋，名水巷橋，橋畔商店雲集，這裏的金銀鋪

坊前有一橋，名水巷橋，橋畔商店雲集。經常與霸北街東戳記一起出現在銀錠上的有「趙鋪」、「沈鋪」、「陳鋪」、「趙孫宅」、「趙宅」等戳記。顯示這些金銀鋪是位於霸北街東。霸南街西，即市南坊。南宋定都以前，杭州有一個「市」，是州城的貿易市場，在平津橋西巷一帶，該坊在市的南邊，故名。傳說蘇軾在杭州當知州時，在此設病坊（醫院）。南宋時又在此設惠民北局，專售醫藥。常與霸南街西戳記一起出現在同一銀錠上的有相五郎、韋宅、曹陳宅等。

顯示這一地區有相五郎、韋宅、曹陳宅等金銀鋪。霸南街東，從方位上看，霸南街東在市南坊東面的賢福坊，著名酒樓——五間樓，就在附近，現發現與「霸南街東」相伴的是「金三郎」。也就是說，金三郎開設的金銀鋪位置在賢福坊裏。霸東街南，位於賢福坊，位於御街東，和市西坊相對，俗稱壩東巷，因坊前有貓兒橋（平津橋），又稱貓兒橋巷。與之相配的有姚七郎。霸西，即市西坊，又稱壩西巷。因在舊市之西，故名。西

是「王二郎」開設的。貓兒橋東，位於賢福坊，因坊前有貓兒橋（平津橋），又稱貓兒橋巷。橋的東面有「吳一郎」金銀鋪。跨浦橋北，位於臨安城東保安門附近。「張百一郎」的金銀鋪開在跨浦橋的北邊。「朝天門裏」即現在的鼓樓。「清河坊北」是南宋大將清河郡王張俊居此而得名，相當於現在的中山中路相接的河坊街西段及東太平巷一帶，「清河坊」地名至今仍在沿用。這兩個銀錠雖然沒有明確標明金銀鋪名，但從這些地名上可以探尋到這些銀錠的出產地。

除了顯示該金銀鋪地標的臨安的街巷名，橋名和街區方位名的戳記外，「京銷錠銀」、「京銷銀」是南宋銀錠中最為常見的戳記銘文，意思是京城金銀交引鋪鑄造的錠狀白銀。在南宋白銀貨幣被鑄造成錠的形狀。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談》中記載：「今人治銀，大錠五十兩，中錠半之，小錠又半之，世謂之錠銀。」此外，還有少量的京銷滲銀、京銷細滲、京銷正滲等。滲銀、細滲、正滲

**南宋金銀貨幣的使用**

南宋金銀貨幣由於價值高，所以它並不是直接參與日常的商業流通，據文獻顯示，它主要用於兌換鈔引，賦稅，賞賜，饋贈、上供、軍費、國費開支等，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金融狀況的極好的實物資料。

「宅」及押記，這說明這批金錠是一個宋姓金銀鋪打造的，押記是該金銀鋪的特殊記號，起到廣告的作用。《文藝復興—南宋文物特展》中展示銘文韓四郎、李六郎一兩金錠即是這批出土的三十二件中的六件。其銘文韓四郎、李六郎即是金銀鋪名和金銀鋪主或匠名。福建邵武故縣窖藏出土的十二半銀錠銘文趙宅即金銀交引鋪名。

在金銀錠上砸上標明成色、鋪名、工匠名等多種內容的戳記不僅可以提高金銀鋪的信譽，顯示其成色的可靠性。而且具有彰明店名、擴大知名度，具有一定的廣告效應。這也符合當時京城臨安有一百多家金銀鋪彼此間都有競爭的規律。

作為貴金屬，金銀與生俱來的保值功能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消失。只要條件允許，人們就千方百計獲取黃金白銀。加上其有極好的貯藏條件，碰到戰亂，遂被隱藏起來，形成社會性的窖藏現象。我們現在發現的金銀窖藏大多屬於這種情況。洪邁《夷堅志甲志》記載金人攻陷州城，民葉德孚取出多年積蓄的黃金五十兩，給子攜出逃命。窖藏之金銀終年不用，事過境遷，被人偶然掘得一事，不乏見之史書。宋人筆記《閑窗括異志》載：「李園者以種圃為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冀中有聲，掘得一甕，皆小金牌滿其中。」這些是黃金用於貯藏的典型例子。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五〈委巷叢談〉中記載「（南宋初有人掘地得）大甕，白金滿中，……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扁吏護取，從其言，得銀五千兩，即日買屋以居。」這裏講得是用挖到白銀買房子的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十八〈餘待制〉記載了把銀埋起來的故事：「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錠為一窖，

以上堅覆之，磚蒙其上。」

金銀是南宋中央政府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按時上供的財物之一，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條有明確記載：「催發上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二十二萬斛，絹二十餘萬匹，綿亦稱是。」洪邁《盤洲文集》卷五記載荊門少銀，「尋常貢賦多是擔錢至荊南府買銀，今每年至提舉司請引，及管押銀人納銀，有沿路腳乘等費」。淳祐末年廣東轉運使吳泳在他的《鶴林集》中講到：「廣州非產銀去處，本司逐時買銀起綱，銖積寸累，極是艱辛」。這裏講的是各州為了完成上供白銀的數量還向金銀鋪買銀，由押銀人納銀。

國用及軍費開支是政府最大的財政支出，國用涉及的範圍很廣，其中就包括官俸，史載金銀有時也充當官俸。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左藏庫條記載淳熙年間左藏庫每年支給三衙及其官俸有錢一千五百五十八萬餘緡，銀二百九十三萬餘兩，金八千四百餘兩。可見金銀用於官俸的數量是不不少的。至於金銀用於軍費，

都是指白銀的成色。據《居家必用事類備要全集》戊集《寶貨辨偽》記載滲銀有各種：細滲銀百分之九十九·



南宋京銷錠銀趙宅十二兩半銀錠 福建邵武博物館藏

三，鹿滲銀百分之九十九·二，斷滲銀百分之九十八·五，無滲銀百分之九十七·五。

銀錠的重量，有重五十兩、重二十五兩、重十二兩半等戳記。實測五十兩重一千八百至二千克。二十五兩為九百至九百六十克。十二兩半為四百至五百克。金錠除二十五兩外，通常沒有重量戳記，實際有一兩、三兩、六兩、十兩、二十五兩、五十兩六種之分，實測一兩重三十六至四十克。三兩是九十六克左右。六兩是二百八十克左右。十兩是三百四十至四百克。二十五兩是九百三十克。五十兩是一千八百至二千克。

買賣、兌換金銀都必須鑒定其真偽和優劣。自古以來鑒定金銀就有許多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備有各種金銀成色的標樣，以比較觀察之標準。同時，在打造金銀錠牌時，也必須鑒定其成色。實測杭州火車站西出土的六枚金錠，成色在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九·九之間。杭州長明寺巷出土的九塊金牌，成色百分之九十八，與金錠金牌所顯示的「十分

金」的相符的，說明當時的人們對黃金的成色已有很高的要求。在銀錠上發現有「真花銀」、「花銀」、「滲銀」、「細滲」等表示白銀成色的戳記銘文。顯示了金銀鑒定是金銀鋪不可缺少的業務之一。

金銀錠上的某某鋪和某某宅的戳記是金銀鋪名。通常是用金銀鋪的主人的姓氏命名。主要有：趙鋪、朱鋪、陳鋪、沈鋪、林鋪、丁鋪、顧鋪、蘇宅、韓宅、吳宅、趙宅、聶宅、王宅、孫宅、陸宅、宋宅、丁三郎鋪、聶二郎鋪、程二郎鋪、徐趙鋪、陳曹宅、孫武宅、趙王家、陳李宅、左郜宅、屠林鋪、趙孫宅、薛李宅、石元鋪等。金銀錠上的「陳二郎」、「韓四郎」等戳記通常顯示是金銀鋪主人或金銀匠名。常見有舊日韓陳張二郎、相五郎、倪六郎、霸西王二郎、趙宅韓二郎、霸西夏四郎、霸北梁一郎、李六郎、姚七郎、劉五郎、吳一郎、丁三郎、張百一郎、王六郎、武一郎等多種。

一九九九年七月杭州西湖大道出土三十二件金錠的背面上都有「宋

# 文藝紹興

## 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

本院南宋典藏精品盡出，包括書畫、器物、善本圖書等，近三百組件。另向浙江、福建、遼寧、上海、東京及京都各大博物館商借一百餘組件出土文物及繪畫，分為「文化振興」、「藝術創新」、「生活美學」、「傳播與融合」四個單元，全方位呈現南宋藝術的特色與豐富的文化內涵。由於展件達四百餘件，圖錄以《書畫卷》、《器物卷》、《圖書卷》三冊分別呈現。皇皇巨構，相互呼應，獨特精美，值得典藏。集精華薈萃於篇的《導覽手冊》，更是精彩，寄語醉心宋代文物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圖錄

大菊八 霧光特雪（銅版紙）內封裱荷蘭布 外包彩色精美書衣  
書畫卷 424頁 定價1500元  
器物卷 256頁 定價1000元  
圖書卷 264頁 定價1000元

###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導覽手冊

17X25.5公分 平裝 內頁雪銅紙 144頁 定價150元

史載更多。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記載：紹興三年「授湯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為養兵之用。」再如《理宗本紀》：「端平二年十一月戊辰，詔兩督府各給金千兩、銀五萬兩、度牒千、緡錢五百萬，為隨軍資」。

金銀用於饋贈賞賜的情況在當時是很普遍，《宋史·湯思退傳》記載，秦檜病重時，召見參知政事董得元、湯思退二人入臥室，囑咐後事，並各贈黃金千兩。宋人筆記《玉堂雜記》記載：「例賜牌子金百兩」。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吳妓徐籃》記載：「淳祐間，吳妓徐籃擅名一時。吳興烏壕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並緡百匹饋之。」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嫁娶〉中講到：「聘禮……亦送官會、銀錠，謂之下財禮」。《西湖老人繁盛錄》記載：「雪夜，貴家遺腹心人，以銀鑿成一兩、半兩，用紙裹，夜深揀貧家窗內或門縫內送人」。這些講得是用白銀做聘禮、禮

金，碎銀救濟窮人等事。

李元綱《厚德錄》卷一記載：「竇禹鈞，范陽人，……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遍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一」。這裏講得是借貸為父贖罪的故事。種種跡象表明黃金白銀在南宋的使用範圍已經相當廣泛。

南宋黃金白銀的用途雖然不少，但它不是直接參與商業交易的媒介，人們用金銀是要通過兌換成銅錢才能實施交易行為。洪邁《夷堅志》卷十〈秦楚材〉記載了商民可以把金銀拿到金銀鋪去賣錢的事例：「探籃中白金一塊……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復，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作銀鋪，未嘗見此品。』」洪邁《夷堅志》卷十〈李氏二童〉中講到：「（紹興癸酉）

道士擲一物與我，拾取視之，乃銀也，……將銀賣與市鋪，其重十兩，得錢二十二千，就寄鋪中，時取以供衣食之費。」這是說將白銀兌換成銅錢，用以日常開支。這個文獻記載非常重要，其記錄的是紹興年間白銀與銅錢的比價。「重十兩，得錢二十二千」即十兩白銀等於銅錢二二〇〇〇個銅錢，換言之，一兩白銀等於二二〇〇〇個銅錢。南宋時，一貫銅錢為七七〇文，二二〇〇〇個銅錢相當於三貫。也就是說一兩白銀可以兌換三貫銅錢，而黃金的價值是白銀的十倍，即一兩黃金可以兌換三十貫銅錢。因此，這種需要兌換才能使用的金銀貨幣離真正意義上的貴金屬貨幣還很遙遠。儘管如此，南宋金銀的大量發現，至少可以說明，黃金白銀在南宋已成爲普遍的、具有貨幣形態的特殊商品。衆多的金銀交引鋪和大量金銀出現在京城，顯現了南宋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富庶。面對一塊塊的絢麗的金錠銀錠，眼前彷彿重現出京城臨安繁華都市的盛景。

作者任職於浙江省博物館